

文學界

第一卷 第二號

百生

文學界

第一卷 第二號



日十月七年五十二

藝術哲學

法國泰因原著 沈起予譯 實價一元二角

譯者在引言中說：「此書不特是泰因完成其學術體系之力作，而且也是世界最大名著之一。泰氏為十九世紀中名震全歐的法國藝術學專家，是法蘭西翰林院的會員。」本書是泰因氏從其數年間在巴黎美術學校所講授的講義中編纂而成的概論。他把一切藝術作品所由形成的明確的條件和一定的法則一一判明。對於研究藝術學及研究泰因的人們，有莫大的幫助。全書二十餘萬字，不久即可出版。

蘇聯版畫新集

外山達 實價六角

魯迅契果耶夫等撰文四篇，選圖一百五十幅。從畫法上分，版畫居多，數餘如木刻、銅刻、石刻、漫畫、照貼、畫油畫、雕刻等，亦均擇尤選入。從主題上則又有風物景色、人物、婦人型、建設圖之分，處處顯示着蘇聯社會發展的道路和新型藝術的趨向，至於用筆的別緻，思想的生動，實為資本主義國家所從未見過，這點在魯迅先生的文章中已經說得非常詳明，割切我們自不必多贅。全書用米色道林紙精印，凡二百餘頁，即日出版。

中學圖案教材

陳之佛編 實價一元

影繪（兩集）
表號圖案
活葉圖案教材

陳之佛編 實價一元六角

雲霓（漫畫集）
都會之音（漫畫集）

豐子愷作 實價六角

豐子愷作 實價八角

文學青年應怎樣創作的經驗

高爾基著 逸夫譯 每冊三角半
高爾基是一個自學成功的文學家和政治家。他在這裡，把自己的全部經驗，如實地說了一個明白。記得「文學」上曾有人譯過一部分，嗜讀者甚多。現在逸夫先生以其流利的文筆，完成了這一個極有益而且極有趣的全譯本，獻給文學青年。一定是備受歡迎的吧。

執筆者魯迅茅盾丁玲等十六人，各述其創作的經驗，或創作的回憶等，並附錄兩個收羅國內外名作家的經驗之談，確是一個文學青年所急於需要的書。出版以來，風行各地，現已四版狂銷如故。

文藝創作概論

華蒂著 實價五角

本書採取現在國際文學活動中所得到的最新的理論成果與創作經驗，形成一個整個的體系，用最簡明的方法，作詳細的系統的說明。

這本小書是十七篇短文集成的，是關於文藝創作方法和創作上的各種主要問題的文章，並有附錄四篇，是對於最近出版界的感想和批評。學習文藝創作的人有一讀的必要。

我的文學修養

天馬書店發行 上海河南路五十五號



國防·污池·煉獄

郭沫若

「國防」——在英文是 *National defence* ——本來是軍事性質的用語。在初「國防文學」這個新的旗號標舉出來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有點異樣。然而過細考慮起來，在目前的救亡關頭上要找一個共同的目標以促進戰線的統一，除掉用這個名義而外，覺得也像沒有再適當的語彙了。

本來一切的用語都是一種有社會性的規約，我們現在只要公約着規定了「國防文學」的定義，那名稱便和實際賓副起來，縱使是用 B C D 或者丁丙乙，都是不妨事的。幸好「國防」的音韻上的效果也還相當，而廣義地說來，內函也有充分的伸縮性，既簡單而又概括，並且還多少有些新鮮。

現在讓我來發表一些個人的意見吧。

第一層，我覺得「國防文學」不如擴張為「國防文藝」，把一切造形藝術，音樂，演劇，電影等都包括在

裏面。凡是不甘心向帝國主義投降的文藝家，都在這個標幟之下一致的團結起來，即使暫時不能團結，也不要爲着一個小團體或一個小己的利害而作文藝家的「內戰」——自然，一定要「內戰」的人在這兒也是無法強制的。最好請一邊在這時掛出免戰牌。

第二層，我覺得國防文藝應該是多樣的統一而不是一色的塗抹。這兒應該包含着各種各樣的文藝作品，由純粹社會主義的以至於狹義愛國主義的，但只要不是賣國的，不是爲帝國主義作倀的東西因而「國防文藝」最好定義爲非賣國的文藝，或反帝的文藝。

第三層，我覺得「國防文藝」應該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而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並不是一定要寫滿蒙，一定要寫長城，一定要聲聲愛國，一定要句句救亡，然後才是「國防文藝」。我們只是在「國防」的意識之下把可以容忍的「文藝」範圍擴大了。最好是由我們自己的立場來說話，我們站在社會主義立場的人每每有極端的潔癖，凡是非同一立場的人愛施以毫不容情的打擊，在目前我們確應該改換這種態度了。要認定凡是非賣國的，非爲帝國主義作倀的人或作品，都和我們的目標相近，我們都可以和他們攜手爲擴大反帝戰線的必要起見，我們儘可以做些通權達變的工作。

以上是我草率地抒寫出來的一些意見，暫且作爲規約決定上的一點資料吧。

我聽說有好些朋友，擔心着「國防文藝」的提倡會墮入「愛國主義的汚池」，因而在懷疑，反對，對於

統一戰線不肯積極地參加。我看這也正是潔癖的一種表現——「帶着白色的手套是不能夠革命的。」

其實一切的事物隨着時代的變化與環境形勢的不同都有相反的不同的意義。鴉片落在旅客手裏是毒，落在醫生手裏是藥。武器落在法西手裏是殺人，落在前衛手裏是救人。戰爭落在帝國主義手裏是侵略，在弱小民族手裏是保衛。「國防」正是這樣，愛國主義也正是這樣。

解釋是很簡單的。

假使是帝國主義的國度裏的國民又或其順民，他要主張「愛國」，他所愛的自然是帝國主義的國，他自己便是一位帝國主義者。這種的愛國主義自然是一個「污水」。

然而假如是生在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而那國家又臨到了岌岌不可終日之勢的時候，大家覺醒了起來要認真地愛國，要來積極地作反帝的鬥爭。這樣的愛國主義或者可以目爲「煉獄」，然而怎好視之爲「污水」？

事物應該從其關係上去求辯證的了解，不好守着一個定規去死看。

煉獄式的愛國主義者，他的「愛國」的情緒愈真，則他的反帝的行動便愈熾，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同時也就是一個反帝主義者。

煉獄式的愛國主義者，他的反帝的行動愈熾，對於同站在反帝戰線上的隣人（友邦及敵國裏的朋友）

自會倍覺親愛，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同時也就是一個國際主義者。

這種的愛國主義者和「污池」式的愛國主義者是應該嚴加區別的。

污池式的愛國主義者在中國自然並不乏人。譬如所謂「國家主義者」的一羣，他們一方面高唱着「外抗強權」，而一方面又和軍閥勾結起來把認真「外抗」着「強權」的人認為「國賊」，而要「內除」事實上他們自己在不識不知之間便成爲了替「強權」做內應工作的「國賊」，而他們所愛的「國」其實是帝國主義的國。又譬如「痛哭流涕」的中行說，「精忠報國」的秦檜，臥着鋼絲床，嘗着龍肝鳳膽的勾踐主義者，一向也是遍地皆是的。那些屢登勾踐，他們的「生聚」是「聚」來放逐范蠡，他們的「教訓」是「訓」來屠殺文種。

然而事實勝於雄辯，這些「污池」式的愛國主義者的假面具不是已經剝得精光了嗎？十年來的事實擺在那兒，究竟是誰在愛國，誰在賣國，誰在真正的臥薪嘗膽，誰在一味的媚外欺人，不僅欺人的人自己明白，便是被欺的人也是早已明白了。海藏樓的大名士不是當年憂先天下的范仲淹，麼？殷汝耕是一位相識，他在十年前在上海親自向我慨嘆過：「一些年少氣浮的人不知道要把中國領到什麼地方去？」說得十分悽然。現在是怎樣了？

天下的人都已經是明白了的，但因爲赤手空拳，有大多數的事還在待望，但他們所待望的已不是十幾

二十年前的「眞命天子」，而是他們心目中所認為的真正的「愛國者」了。

讓我們推開窗子說句亮話吧。在目前的中國，只有進步的現實主義者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而真正地有愛國情熱的人，他所走的路也就是進步的現實主義的路，雖然他沒有明確的意識。

事理是很明白的，而且事實上大多數的人都已經是明白的，處在目前要「愛國」，要真正地「愛國」，那非澈底地採取反帝行動是不行。人能澈底地採取反帝行動，這所走的不便是目前的進步主義者的路嗎？所不同的只在意識的明確與否，只在目標的遠近如何。然而目前的行動是一致的，路是一道的，我們當然並不放棄我們的奢望，要擁護着——我特意用着「擁護」這個字——一切愛國的人和我們同路到底。革命的「主體」須要知道並不是少數所謂前進的潔癖大家，而是總動員下的愛國大眾。

同路到底的事也並不是難事，因為中國的出路是只有一條開在那兒的。凡是要想求生，要想做人，要想愛國的人，早遲都會向這條路上走。而這條路的盡頭却是人類解放的新天地。二十世紀的真正的中國人生下地來便帶着了反帝的使命。歷史毫不容情地把我們中國人選成了反帝的戰士放在最前線上。我們是被逼着不能不和最猛惡的毒龍徒搏。這徒搏期間是很長的，而且是很艱苦的，危險的。但毒龍被我們屠殺了的一天，便是我們得到解放的一天，也便是人類得到解放的一天。

在這樣的意識之下，我相信，要進步的現實主義者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而真正有愛國情熱的人所

走的也就是進步的現實主義者的路。

在這樣的意識之下，我也相信，「國防文藝」可以稱為廣義的愛國文藝。

前進的主義不是跨在雲端裏唱出的高調，不是叫人潔身自好地在亭子間裏做左派神仙。

請大家把「白色的手套」脫下吧。

這兒是一座煉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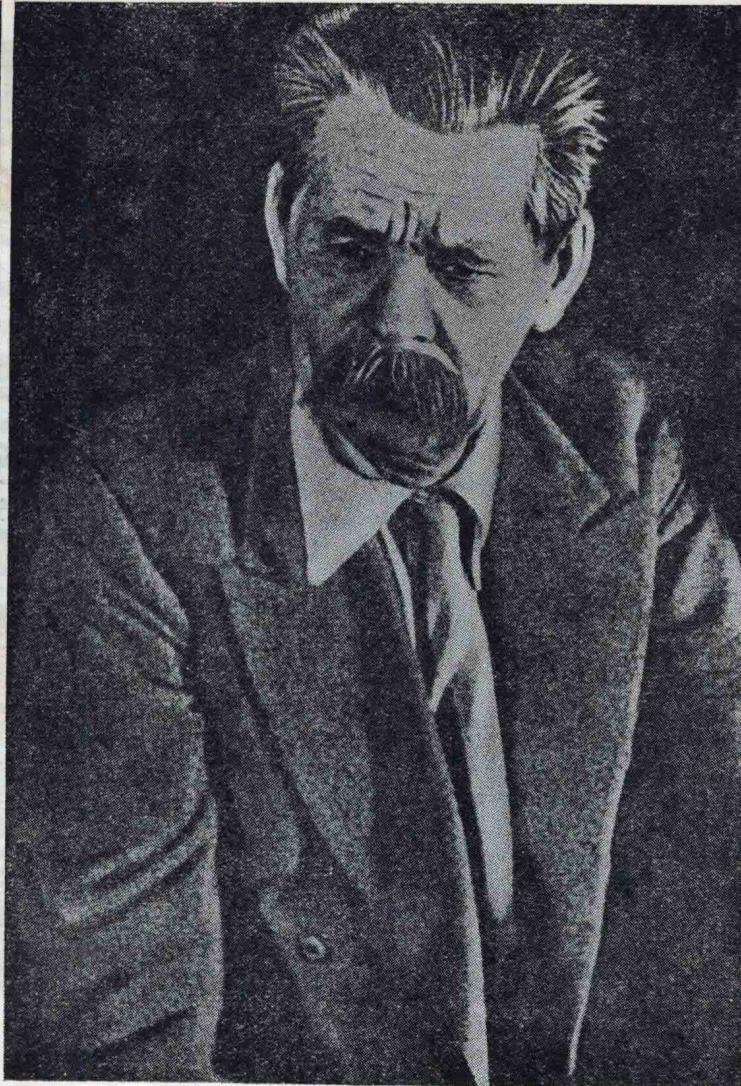
要想遊樂園的人非經過此間的煅煉不可。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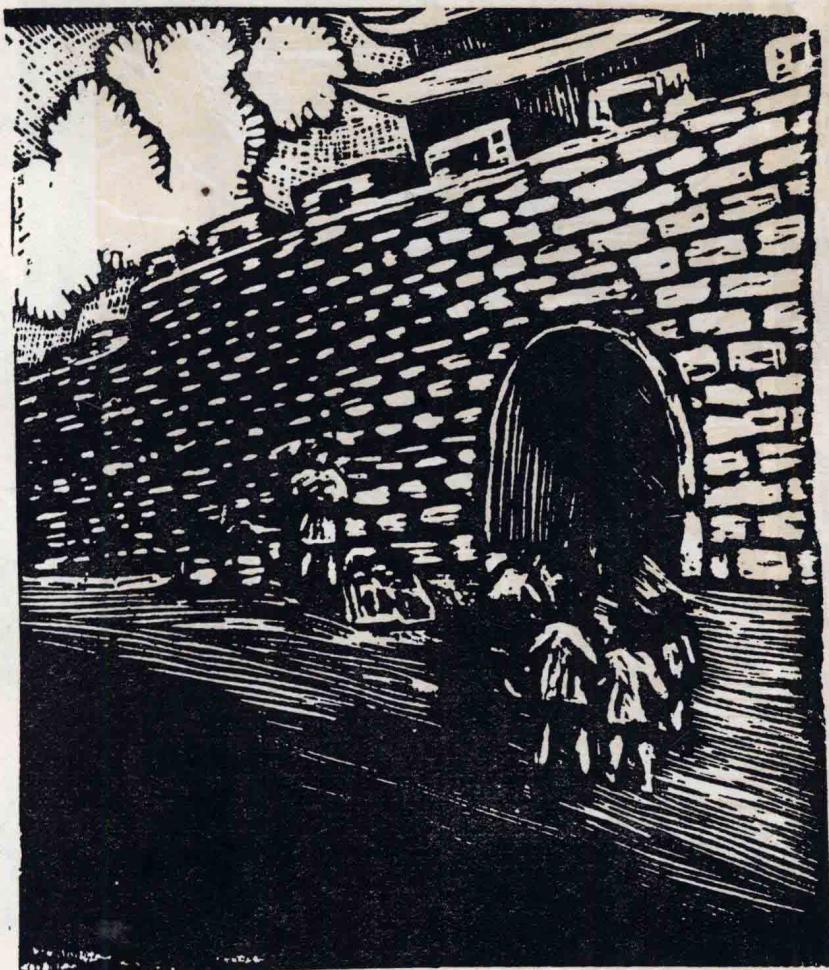
偉大民族的偉大子孫——高爾基

『在伊里契死後，蘇聯和全人類的一個最大的損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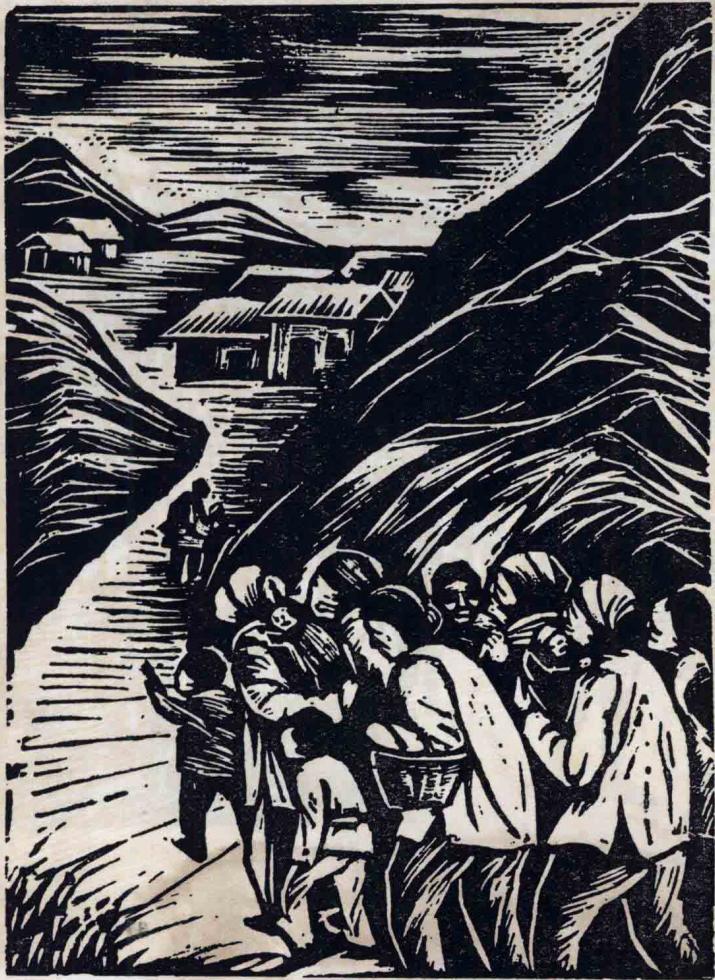
Maxim Gorky

1868—1936



古 城 的 炮 火

金 若 作



向 那 里 去

幹 青 作

文學界



1

2

目錄

小

說

蕭苓	舒羣	(一七)
土地	林娜	(八三)
偉特博士的來歷	鄭伯奇	(一三三)
出差	羅烽	(一五五)
荒煤		
黎明		(四三)
(獨幕劇)		

新的形勢和文學的任務……… 艾思奇（一）

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 · · · ·

魯迅（一九三二年）

國防文學在蘇聯 · · · · ·

黃峯（六二）

流亡者底獨唱 ······ 洪 遵 (五九)

詩
獄中
丁非(一一一)

你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任 鈞
(一七九)

高爾基逝世紀念特輯

(十五篇) · · · · · · · · · · · · · · · · · · (二八二)

我們的
戴平萬 林 娜 楊 騷 王任叔 麗 尼

荒 煤 鄭伯奇 葉 紫 張 庚 舒 羣
喧 詞 羅 烽 林淡秋 梅 雨 徐懋庸 孟公威

合唱

孤獨

合唱

文 散

麗 尼 (八〇)

祕密的中國

(E. E. Kisch)

立 波 (Millie)

紗廠童工

一點更正

中國文藝界協會來件

「偉大民族的偉大子孫」——高爾基

插圖
古城的炮火

向哪里去

關山依舊

(金若作)
(段幹青作)

(馬達作)

1 · 2



文學界

新的形勢和文學的任務

艾思奇



現在再沒有人把什麼永久的東西當做文學描寫的對象了，再沒有人說文學是超時代超現實的神品了，這只是被時代遺棄了的沒落者的失望的自遣，是無力正視現實的一種粉飾。

前進的文藝作者都承認，文學是而且必須是跟着時代變化，時代的每一個新的形勢，必然要在文學上提起新的任務。

文學是怎樣擔負起它的時代任務呢？文學能擔負起這任務，就在於它是現實的反映。就像科學用理論反映現實一樣，文學用具體形象把現實的一切動態反映出來。所謂反映，並不是零零碎碎毫無系統的陳列，而是要把現實的運動，趨勢，前途，也呈示出來，不單只反映現實，也同時預示着將來。這就是說，正確的反映，同時也就是指示。在人們拚着苦痛，拚着血肉去爭取更好的未來的時候，文學是和科學一樣，對於他們的行動